



宗璞

丁香结

丁香结



丁香结

景璞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丁香结

宗璞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90×980毫米1/32 印张6 插页4 字数80000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0

书号：10151·946

定价：1.20元

目 录

澳大利亚的红心	7
不要忘记	10
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	16
羊齿洞记	30
潘彼得的启示	36
安波依十日	43
奔落的雪原	
——北美观瀑记	53
看不见的光	
——弥尔顿故居及其他	60

没有名字的墓碑	
——关于济慈	66

他的心在荒原	
——关于托马斯·哈代	72

写故事人的故事	
——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	83

在黄水仙的故乡	92
---------	----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	96
-----------	----

彩虹曲社	102
------	-----

绿衣人	106
水仙辞	109
鸣沙山记	115
紫藤萝瀑布	119
哭小弟	122
丁香结	131
三峡散记	134
<hr/>	
浅谈雅俗共赏	143
有感于鲜花重放	146

关于《西湖漫笔》之漫笔	149
恨书	152
秋韵	156
九十华诞会	160
送黎遒（外一篇）	167
霞落燕园	171
岭头山人家	181

未解的结

——代后记

澳大利亚的红心



瑙玛有个小小的习惯，怕下楼；因此当然也不能上楼。我们在阿丽思泉古斯艺术馆的圆厅里走着，见厅中心有一个螺旋形的小楼梯，梯侧有小喷泉，暗红色的灯光照着喷洒的水珠。我请她到厅边小坐，不要陪我上去。她说到上面就可以看见这个艺术馆的主要内容。她用了一个字，我一时想不起那英文的意思。“上去便知。”我想。

跨过暗红的喷泉，缓缓上到梯顶，我不觉吃了一惊。我怎么忽然来到了澳洲中部的荒原上、旷野间？苍凉而豪迈的中澳大利亚景色，扑向我眼前，这样辽阔，这样一望无际；又这样寂静，

这样无动于衷，只有远处小小风车给一点动的感觉。似乎时间也被这豪迈苍凉羁留住了。那一直伸展开去的原野，直到天边，看不见了，却又明知它还在继续伸延，简直使人想赶过去看个究竟。在棕褐色，有的地方是暗红色的原野上，铺缀着一丛丛灰白的草，一丛丛暗绿的榛莽，再高一些是那一对孪生兄弟的橡树，它们真像彼此的影子。最高的植物是一株犹如加利树，它那灰白的树皮，显示着充满了生命的筋骨，天地交界处有一段远山，又有一座淡蓝色的平顶山，像一个倒扣的长盒，后来知道它的名字是考诺山，又有一座稍长的，一端扁平的浅棕色的山，后来我知道那便是世界最大的独石，艾耳石。

我循着楼栏走了一圈，才悟出那英文字义是全景画。这画面形成一个圆圈，观画人站在中央。近处二十呎的泥土植物全是实物，连接着二十呎高的画面。画面不但集中了中澳大利亚的有特点的景物，还画出了那原野的苍郁混沌的神情，使人不觉大有“天地悠悠”之感。

次日我们乘车行驶在真正的澳洲内陆原野上，离艾耳石越来越近，这种“天地悠悠”之感也越来越强烈。车行几个小时，眼前总是莽苍苍一片，

忽然远处出现了那淡蓝色的考诺山。以后我发现无论从哪个方向看，它总是保持着那淡淡的蓝，虽然远，却很分明。走着走着，考诺山不见了。太阳没遮拦地照着，蓝天亮得耀眼。地下的草格外灰白，榛莽的绿显得格外干涩。而路呢，不知何时起，变成了鲜艳的红色。如果不是亲眼得见，实在难以想象土地能红到那样地步。这红色在那全景画中并不突出，大概是要留给人自己捉摸吧。于是天是蓝的，树是绿的，草是白的，路是一味地红。风吹草低，便是原野的活动，便是原野的声音。

我拿出“罗吉的地图”，想看看行程远近。罗吉是气象学家，是璩玛的儿子。在悉尼那几天，都是他开车。离开悉尼时，他送了我这份地图，还有一个复活节巧克力兔。他对璩玛极为体贴关心，总是在他需要时及时出现。“这样孝顺儿子不多了。”璩玛常说。我也为她高兴。

罗吉的地图告诉我们，艾耳石有三点二公里长，二点四公里宽，三百三十五米高。艾耳是一个人的名字。一八七二年最初来到这石山的欧洲人取此名，艾耳本人与这石山并无关系。这里原有土著，现在都迁往别处了。他们有蛇人的传说，

山的阴阳两面有两种蛇，后来成为两个部落。我不禁联想到我们中华民族的龙，其实也是由蛇图腾演变来的。看来在远古时代，蛇的势力不小。

我们到了，艾耳石从近处看如同一匹趴卧的大兽，棕色的纹理好像大象粗糙的皮肤。石山上有好几处洞穴，有的洞中有简单的原始的画，都保存得很好。头一天在阿丽思泉，璩玛曾请一位研究土著生活的英国朋友来见，他对他们的画很了解，圈圈点点，曲线直线，都有意义，都在诉说一个故事或一种感情。只是有些内容他们不愿人知，他也就闭口不言。在他那里见到一些画，圈、点和线的形状、颜色都很和谐，倒有点像当前抽象派的画。

节目中有一项是赏艾耳石变换颜色。我们清早出发，登上一个沙丘，东西张望。向东看日出，向西看石山的颜色。石山在黑暗里黑黝黝的，黑夜渐渐淡去，石山逐渐显出棕色的皮肤；朝阳在天边涂抹着彩霞，石山在不知不觉间也涂了一层桔红色，在太阳跃出地平线的一刹那，据说石山会像着火一样通红，但那天不知为什么，没有见到这奇观。又因为东张西望不能兼顾，对两边似乎都无多少心得。从沙丘上下来，璩玛笑道：“走

了几万里路，临了石山不变颜色。”“总得把最奇特的留给想像。”我笑答。其实眼前的景色已经够奇了。在灰白和暗绿相间的原野上，破开一条鲜红的大路，向石山缠绕过去。远处虽有总是那样蓝的考诺山和另一座奥尔加山，近处的艾耳石却显得这样大、这样孤单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被抛掷在这里，遗忘在这里。它像澳洲一样，终于被发现了，而且成为胜景。我记起T·哈代所著《还乡》的第一章，“一片苍茫，万古如斯”。那描写伊登荒原的文字是多么美——还有那红土贩子。现在科学发达，当不用红土染色了。

“这路，这土，多么红……”我喃喃道。

“这是澳大利亚的红心，”璠玛说：“澳大利亚的红心欢迎你。”

红心两字并非璠玛发明，在导游画册里便是这样说的。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坦露的红路，真像敞开了赤诚的胸怀，那是人民友好的心愿，我向她感谢地微笑，默默地俯身抓起一把红土。原来在土著的许多美好的传说中，确有红土染身的故事。说是在世界尽头住着一个女人，她的职责是早晨点火照亮世界，晚上熄火让万物安息。在点火与熄火时，她都要用红土装饰自己。红色反照

在天上，便成了朝霞和落日的绮辉。

我们沿着红色的路，下午便返回阿丽思泉。在渐渐合拢来的暮色中，西天却逐渐明亮，越来越红，很快就成了一片通红。红云上压着一层层灰黑的云。这里没有别处落照的千百种颜色的变幻，整个天空，只有红与黑两种颜色。红云真像在天上烧着大火，因为天地是这样无边无际，火也烧得透旺，烧得恣意，从天的一端直烧到另一端。偏又有层层黑云，有时在红云上压着，有时在红云下托着，更显出那壮丽的通红来。通红的天连着通红的地面，仿佛从地面上也在升起红云。真使人感到一种浩大、神秘的力量。大概是那世界尽头的女子在撒扬红土所致吧。

车上几个小孩在说儿歌：“彼吉博吉胖墩墩，拉着女孩们不住地亲；一伙男孩来游戏，彼吉博吉跑开去。”在清脆的童音中忽然发出一声赞叹，璠玛说：“看那边！”和通红的西天遥遥相对，在草莽中升起一轮明月，月轮很大，染着淡淡的金黄，默然俯视着这原野。我忽然想起内蒙古草原上大而圆的月亮。不也就是这一个么？它冷眼观看了亿万年来地球各处人类的发展。不知地球上何人初见月，也不知月亮何时初照人。

人的智慧发展到今天，月亮本身的奥秘也已让人探得去了。

日落的壮观持续约一小时，夜幕终于遮盖了一切。路边的地灯告诉我们已走上柏油路，红土的原野越来越远……

“告别了，澳大利亚的红心。”我在心中说。我已从自然景色中苏醒过来，和车上的旅客攀谈着。旅客来自澳大利亚各阶层，也来自世界各地。谈笑间，我也学会了瑙玛小时就在说着的儿歌：“彼吉博吉胖墩墩……”

其实我虽然离开了那红色的原野，却并未离开澳大利亚的红心。牧场上，大学里，繁华的大城和清幽的小镇中，到处都遇到热心朋友。南澳大利亚的库诺本小学特地赠我一把银色的小勺，柄上有校徽，盒底写着：“请冯女士用它的时候记住我们，并请转达对中国小朋友的友谊。”

访问小学校时，我被安置在大沙发上，孩子们围坐在地，瞪大了眼睛瞧着我。校长科博狄克先生多才多艺。他手弹吉他，领着孩子们唱欢迎歌。我讲我自己的古老伟大正在建设的国家，讲了我们小学生的一天的生活。应校长之请，我也讲了《露珠儿和蔷薇花》这篇童话。我很怀疑我

的自译能否达意，孩子们却专心地听。讲完了，一个孩子举手问：“那朵蔷薇死了？”“骄傲的蔷薇死了。”我不无伤心地答。

校长让孩子们自由发问，空气很是活泼。问题一个接一个：“中国最高的山？”“中国最长的河？”“中国的牙膏是什么颜色？”“你有多少岁？”我也问他们，问他们的志愿。几乎人人都举起小手。有的要做农民，有的要做理发师；有的女孩愿意做护士，愿做家庭妇女；有的男孩要做警察，要开飞机。只有一个孩子要做科学家，没有人愿当教师。

“如果你几年前来，会有许多孩子要做教师。”校长说：“近来教师失业的很多。”原来澳洲人口增长率趋于零，孩子少，需要的教师也少了。

“不管做什么”，校长又说：“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用的、快活的人。”

临别时，校长从墙上取下两张图画送我。一张是黄色的小人，那是海盗；一张是用拇指按出来一个个指印，组成一棵树。我想起澳大利亚名作家帕特里克·怀特的一本书名《人类之树》。在人类之树上，每个民族、每个国家尽管有种种

不同，都该在自己可爱美丽的国土上辛勤劳作，发展兴旺，并且互相友好往来，使这棵大树根深叶茂，绵衍久远。

面对着这张天真的画，不禁又想起罗吉的地图，想起养猪人餐桌上丰盛的糕点，想起明史教授雨中送别，想起每天看着表为我煮鸡蛋的退休老船长……当然，还有代表澳中理事会接待我的瑙玛那充满了关怀、作出细致安排的亲切的声音。虽然我免不了常请她重复一次，奇怪的是，我总不觉得她说的是外国话。

还有那奇特的剖露着红土的原野——澳大利亚的红心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初